

临帖需对窗。近来秋风渐紧，飒飒作响，摇旗呐喊着企图攻入窗隙。余风乱翻宣纸，一遍遍，吹干久滞的墨团。初临《玄秘塔碑》帖，不得要领，遂掷笔，开窗。目光生翅，远眺窗外。

窗是旧木而制，或许用的是乡间野树，就地取材。此窗不知在时光里辗转了多久，多少人曾摩挲过，窗棂上显露出类似做旧的哥窑冰纹，隔夜的豆腐色。此窗多年前从老屋土墙上剥出，重新镶嵌在这间瓦屋的墙上，完成了一次从村到镇的迁移。老屋有一个院坝，只在侧旁的篱笆墙外栽种一棵野梨树，不甚起眼，也不在窗外视野内。窗无遮拦，窗牖常常饱饮一方鲜嫩的阳光和雨露，如今窗外野树杂生，蒿草刺头，成了一片荒圃。也好，这一方幽静和木窗的简陋相契合，斑斑驳驳，黑白相间。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专辟一章写窗栏，说“宜简不宜繁，宜自然不宜雕斫”。我身居小镇边缘，衔接乡野，斗室之内，瓦屋一间，四木围框成窗，窗牖无绮疏，既“简”又“自然”。两扇开合，恰是取景之妙处，窗外之色，尽收眼底。

此时，秋味正浓。远处丘陵跌宕，一蓑肃杀后的秋草连绵铺展。秋天用粉搽之法在陵上作画，把陈年的胭脂肆意挥霍，一派衰色。陵下是一处野塘，与我相距太远，半掩半遮，水面若半块碎镜，星光熠熠。秋后的芦苇葱形大小，行不成行，堆不成堆，拥挤在一起，撩拨着天际。唯有几只白鹭，难道是张志和《渔歌子》里的那几只？它们舒翅露喙，绢白清瘦，遗世独立，是水中闲步的君子。碍于距离，我听不到它们的呢喃。

德富芦花《凉夕》：“日落。坐在后垣上，垂着双脚钓鱼。面前，残照溢满河川；背后，青芦飒飒震颤。”读之，有如清风飒至，明月入怀。窗外桂子飘香，菰蒲摇曳。

秋日黄昏，一缕缕炊烟从黑黢黢的烟卤里冒出，袅袅娜娜，如悄然绽放的睡莲，再现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田园风光；再现“柴门寂寂黍饭馨，山村烟火春雨晴”的美妙意境。

站在木桥上眺望，到处都是田园山水。木桥苍老，夕照凝脂，流水娇柔，牧笛轻飏，灰瓦土墙，随意穿插，一种累积千百年沉垢般的气息，扑人衣袂，宋画般苍劲古雅。

秋天的黄昏是清简的素描，黑白灰的色调就是琴键，任风儿抚弄，一波一波嫩嫩的音乐，柳絮一样扬起又落下。清秋黄昏，用

四周，仍旧一片寂静。

野塘旁是几块漠漠水田，秋草疯长，黄绿相间，随风而起起伏。蓑衣斗笠的农人，布谷鸟一样的灰褐色，叼着旱烟，袅袅然，丝丝缕缕，氤氲着江南秋色中特有的烟火味。此时秋景，适合入画，最好用秃毫枯笔落款，和田玉籽印章，才配得上这一抹季节里的天然佳作。

暮色将近，窗外的白鸽扑棱棱地飞回来了，“咕咕”地落在对面人家的屋脊上，瓦檐亦是黑色的哑光。白鸽是乡间除了麻雀、蝙蝠外，另一种纯色的生灵，张九龄唤作它们“飞奴”，倒是少了一些人情味。不过，它们的归来，说明天色渐晚，恰是出门觅秋的时候。

暮秋之时，黄叶纷飞，一个人裹着围巾，走在窗外的荒圃中，颇有《半生缘》中沈世钧与顾曼桢相逢的那个晚秋之感。只是，我若孤鸿，独自在这片荒圃中寻找半截寒枝，踩着“吱吱嘎嘎”的落叶，寻找这秋的滋味。风吹过，树梢微动，草木摇曳，秋风不冷，肌肤自凉。秋天是个心思细腻的少女，言语不多，像是躲在团扇后的黛玉，一颦一蹙之间，即让你的心头为之一颤。

不远处的学堂里播放着班得瑞《安妮的仙境》，空灵的旋律中还能隐约听到学童们诵读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的声音，学生腔把娓娓的思念温成了一碗家乡浊酒。秋声更甚，徘徊在枯枝败叶间，停留在瓦缝草窠里，听秋声脉脉，沁入肌理，如相约俟我于窗外的静女，常常物我两忘，不觉逝者如斯夫。诚如欧阳修《秋声赋》之言：“噫嘻，悲哉！此秋声也，胡为乎来哉？”秋声不爽，细雨就潇潇而下，雨霖铃，如丝似针，藕断丝连。这清高的秋天啊，我和她之间

少女般的柔情轻轻抚慰着庄稼和田野，抚慰着村民皴裂的心灵。青草覆盖着的小路升向庄稼的深处，升向土地的内核。秋虫鸣叫，和童谣、山歌一样，沁入内心。

伫立在村后的圩堤上眺望，芦花渐白，如谦恭的侍女早生华发，把寥落的村庄装点得诗性而空灵。夕阳如古老的篆印，天地是立体的卷轴。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乡村田园，梭罗神秘静美的瓦尔登河，梵高笔下南普罗旺斯燃烧的麦田。

晚霞是绚烂而静谧的，如雪地里的腊梅，透明着一颗心，用极至的美诠释着生命的大爱。黄昏温柔，金粉一样的光线，落在构树和苦楝上。小巷很静，似午后空中缱绻的云。在霞光中面对庄稼和农人，是一种哲学，一次洗礼。夕光濡染下站在田



月光城 散文

寂静之地（二）

王光龙

“隔”着一阙婉约派的宋词。回吧。

柴门半开，铁环铝扣。须臾，雨婆婆而来，一席轻纱，拂过碧绿田野，止步于屋檐。谁家的炊烟和这秋雨纠缠不休，久久不散，空气中弥漫着晚饭的香味，怕是没有让季鹰归来的鲈鱼可解馋，倒是有些乡下池鱼河虾，薯藤芥菜，足以饕餮饱腹一番，让沦落天涯的游子魂牵梦萦一生。鸡鸣忽起，秋虫唧唧，螽斯振羽，寒蝉悲鸣，穿林打叶，东奔西突地向着远方跑去。想起少年时离家出走，我曾在一场场秋雨中东躲西藏，湿嗒嗒，恍恍惚惚。后来，旅居城市多年，不曾闻得儿时乡间泥土清香，亦久不闻鸟鸣声。城里的秋雨，是“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”蒋捷的雨，是苦雨，下得硬，也下得寒意陡增。年岁虚增，越发喜欢东坡“松间沙路净无泥，潇潇暮雨子规啼”之语。东坡的雨，是旧雨，是家乡的雨，适合去淋，去听，去读。

既然不在一场雨中回乡，就在家乡听一夜秋雨吧。

秋雨入夜。闭门，熄灯，开窗，独坐。寂静。昏暗。瞳孔放大，周遭之物之景也渐渐露出原有的模样来。窗外杂树似鬼魅，白日里绿茵满窗，土墙之外的田野广袤，除了零星灯火，夜里早已寂寥无人。我曾在一个秋雨夜里，和一群少男少女走散，最后一个人跑回到这屋内。一盏小瓦台灯，木窗玻璃上，露出一个少年惊慌失措的红晕，那是属于少年的“雨季”。屋是旧屋，窗是更旧的窗，只是，这秋雨，这秋夜，不知在窗外来

来回回了多少趟，终于等来了一个而立之年的沧桑人面，他轻轻坐在窗前，不言不语，贪饮一口这寂静之夜。

噫？这秋雨夜，除了我，料想剑臣先生笔下的那些鬼仙狐妖怕是也难挨这寂寞，不愿登门来喝酒或畅叙幽情。也罢。好在，还有一屋子的书。

书亦是旧书。沈括《梦溪笔谈·芸草辟蠹》说道，“古人藏书辟蠹用芸”“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”。幼时家贫，我兄弟二人却嗜书，父亲收购旧书供我们阅读。母亲把书页抖了又抖，擦拭一番，常有二三蠹虫被抖落至地。那时不识芸草，反而觉得蠹虫可爱，读书也自有趣味。

乡间白发翁媪颇多，田舍翁常常闲话竹篱下，读书者甚少，求书难，不亚于“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”的宋濂。父亲收购旧书，日积月累，竟然也有可观的数量。屋内堆积的书册边角起卷，页面发黄，却不妨一读再读。读书也挑时候，最好是在这秋雨之夜，翻卷慢读，这雨，淅淅沥沥，洋洋洒洒，哀哀怨怨，恰似自然的配乐，如酒，不喝先就有了醉意。夫复何求呢？读书如切葱捣蒜，缺的是功夫，少的是火候。书读一遍，就再观一遍写书人的心境，和写书人在木窗前话一话这乡间秋雨。夜读也挑书，诸如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只沾了个“秋雨”书名，这些野史摭言，读来恰似飞蓬，一部《史记》、半卷《红楼梦》，才消受得起这无边的秋雨夜。

夜深了，再临摹一阙《秋深贴》。累了，倦了。怀拥一卷旧书，躺在这瓦屋之内，听着木窗外平平仄仄的秋雨声。今夜，又是一场好眠。

塍上的农妇是一幅内涵蕴藉的油画。

大雁扑闪着双翅掠过清澄的天空，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，久久回荡于旷野。身披黑纱的乌鸦张开双翅拍得夕阳直颤栗。一阵旷古凄厉的叫声扯破原野的岑寂。几只花喜鹊盘踞在鸟窝里，吟诵着属于自己的诗篇。远处圩堤上有水牛剪影，牧歌轻飏，一派古雅意蕴。古老的村庄，浸润在丰盛的色泽里，成为一幅凝固的剪影。

浅案边，农人的小船染一身水绿，静静地泊在松尾芭蕉的俳句里。一朵镶金边的白云向村庄投下最后一瞥，便悠悠地向前飘去。云朵是天空的脚印，扯出浓郁的乡愁。

乡村小院中，柿树亮着红灯笼。农妇皮肤黝黑，仿佛来自雷诺阿的油画。她凝视着她的子女，如同凝视一丛植物，依稀听见铮铮拔节的脆响。

院角桂花细细碎碎地开，像无惊无澜的日子。晚风里，趁热啃上一口桂花藕，倏然觉得尘世仁厚可亲。

炊烟袅袅升腾，空中弥漫淡蓝色的呼唤，浸透了女人的甘香和抑怨。炊烟实现了庄稼门的梦想，以云的姿态和蓝天亲近，和霜露握手，和阳光接吻。

而今，栖居小城，格外怀想恬淡平和的故土田园，凄美得令人揪心的乡村黄昏。在木桥上看霞光，内心丰盈而柔软。二三布衣，瓜棚豆架，浅酌对弈，霞光濡染，暮色清凉，乡愁升腾，笛声一样悠远。



月光城 随笔

木桥上看霞光

宫凤华